

陈
贵
连
长



47.7

插图 艾石之、张文源

陈 贵 连 长

(短篇小说集)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4.125 字数 85 千

1975年1月第一版 1975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118·2 定价：0.38元

目 录

崇高的职责·····	宁松勋 (1)
陈贵连长·····	伍青子 (21)
砸锁链的人·····	芦泽华 (40)
九十九发和一发·····	邹仲平 (58)
头一课·····	张玉栋 (66)
连心桥·····	何 力 (75)
大路歌·····	宁松勋 (87)
暴风雪到来之前·····	韦 炜 (95)
班 长·····	张玉栋 孙汝元 (106)
磨刀人·····	呼延兵 (116)
后 记·····	(128)



崇高的职责

宁松勋

黎明，“的的哒哒”的晨号，照例在某师师部机关的大院里吹响了。

昨晚，做妈妈的为了让刚复员回来的儿子舒舒服服地睡个早觉，把窗户关得紧紧的，把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的。可是，那嘹亮而高亢的号声，还是越来越清晰地送到了宋小山耳里。这个在号声中出生、在号声中长大，又在全军闻名的“猛虎连”里过了两年多严格的战士生活的小伙子，对号声格外的敏感。在连队里，只要一听到号声，他就会象小老虎一样地蹦跳起来，“号声就是命令”呵！此刻，他好象又接到了这样的命令，几乎本能地从床上一跃而起，以敏捷得出奇的动作，眨眼功夫就全身穿戴整齐了。他飞速地奔向“枪架”，伸手去抓他那心爱的“半自动”。可是一抓，是空的；再一抓，还是什么也没有。当他第三次伸手去抓时，却抓到了一只热呼呼的手掌。

他惊愕了，定神一看，原来是闻声进来的妈妈站在自己的身边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嗫嚅着说：“我，我还以为是在连队呢！习惯了。”妈妈显然没有理解儿子的心情，忙用双手把儿子按在床上，装着生气的样子说：“习惯！你已经复员了嘛，路上劳累了几夭，多睡一会儿吧！”

小山拗不过妈妈，只好顺从地重新躺到软绵绵的被窝里。由于一路上车船的劳顿，昨晚睡的又太晚，实在还想再睡一会儿；同时也为了让妈妈高兴，显得自己经过几年当兵的锻炼，比过去更听话了，所以只过了片刻，便又呼呼睡着了。

妈妈坐在床边，目不转睛地望着熟睡的小山。想着儿子完全长大成人了，在部队里锻炼得很不错；想着儿子今后将长久留在身边，如果再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，让他继续健康成长，就算尽到自己的责任了。于是，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。

然而，他心里又隐隐约约地感到有点不安。孩子的工作问题，还没有同他爸爸好好谈过，他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呢？可转念一想：根据孩子的情况，他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。孩子农村下过了，兵也当过了，一直是表现很好的，这次是复员回家，家在城市，按照规定，给他在城市安置个工作，完全是理所当然的。

妈妈这么一寻思，心里又踏实了，不安的心情一刹时烟消云散了。

猛然间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妈妈回头一看，门开处，进来了小山他爸。

妈妈不满地轻声招呼：“轻点，轻点，师长同志，孩子在

睡觉！”

小山他爸叫宋大山，五十开外年纪，象我们部队里许多饱经战斗风霜的老战士一样，敦厚、朴实、沉着，有时又显得诙谐风趣。在部队里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心里有了疙瘩，去找宋师长啦呱；不怕困难再大，只要宋师长张开嘴巴。”但是近年来，小山他妈——和宋师长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陈明，为了儿子的事，却往往免不了要同他闹点矛盾。她总觉得宋师长对儿子的要求太严格了，比对一般战士还严格得多，她有点不以为然。这不，又来了，每逢宋师长一听到陈明不叫他大山，不叫他老宋，而象部队里所有人那样称呼他“师长同志”的时候，就预感到有什么问题了，而且肯定是关于儿子的。

宋师长没有回答什么，只是打量着这个经过陈明的匠心布置得颇为舒适整洁的房间，好久好久，才打趣道：“看够了吧？陈明同志！该叫他起床啦。”

陈明说：“孩子刚回来，就让他多睡会儿吧。”

宋师长脸上虽然还是露着笑容，但却以讥刺的眼神看了陈明一眼。接着，便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推开窗户，一道强烈的阳光，顿时射进了室内，随即，那扩音喇叭里的广播体操音乐，还有战士们练刺杀的一片喊杀声，立即在室内回荡起来。

毕竟是战士的耳朵，小山听到了这一切，重又一跃而起。他睁开一双惺忪的睡眼，在早晨的阳光中，看到了爸爸亲切而带几分威严的面孔。于是，他赶快穿好了衣服，象在连队一样，挺直腰身，立正站着。这时，只听宋师长高声喊道：“宋小山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目标，大操场！跑——步，走！”

小山那结实而英俊的身影，一刹时便在门外消失了。

陈明有点埋怨地对宋师长说：“你呀，真抓得紧！孩子回来的头一天，连个早觉也不让他睡。”

宋师长笑了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这对他更好些。在革命的道路上，就是得天天跑步，一天不跑，就要落后哩！”

二

三天过去了。

这天一早，陈明习惯地站在窗前，透过带着颗颗晶莹露珠的夹竹桃丛，凝望着正在操场跑步的儿子，心事重重。她想，儿子的工作问题，这几天来大山只字不提，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。或许是他工作太忙，关心不到这件事吧？可孩子也不能老呆在家里，得早点把工作问题解决了才行。她盘算着，上午亲自到市里的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去，把这件事办一办。她想，用不着自己说什么，他们也会给小山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的。这是公事公办嘛！

陈明这么想了一阵，便转身到宋师长的办公室，打算给工厂挂个电话，告诉厂里：今天家里有点事，请半天假。但是，当她刚要去拿话筒，却被正在伏案读书的宋师长阻止了：“我说同志呀，这读马列的时间不许干别的，可是咱们共同立的规矩哟，嗯！”

“规矩就不许灵活着点？我得打个电话向厂里请个假，到‘安办’去！孩子的事，你不着急，我可着急，不能让他老呆

在家里呀！”

宋师长望望她，笑着说：“我说这么着吧，你去上班，孩子的事，全交给我办！”

陈明有点不大相信，试探地问道：“你是说孩子的工作？”

“那当然是工作嘛！”宋师长回答得十分肯定。“我也在考虑着，应该让孩子早些走上新的战斗岗位。”

陈明高兴地说：“你也在考虑小山的工作？那咱们的心想在一起啦！我想，只要把他安排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上，也算尽到我们做父母的职责了。”

“合适的工作岗位？”宋师长回过头来，注视了陈明一阵，把她看得不安起来。一会，他把眼光移向一边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呀，是应该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，这确实是我们做父母应尽的职责呵！”

陈明见他并未提出异议，紧张的心松弛开来。她顺手拿起本书，展开来看，但总是读不下去。一会，她把书轻轻放下，踮着脚尖，到厨房给儿子准备早饭去了。

早饭后，陈明对小山叮嘱了一番什么之后，出门去上班了。但她还不大放心，又转回来在门口喊道：“大山呀，到‘安办’上午去还是下午去？可要抓紧啊！”

宋师长在屋里大声答道：“你就安心上班去吧，我忘不了自己的职责的。”听到她远去的车铃声，他开始在屋子里踱起步来。

三

“小山，来一下！”

“到！”声音刚落，小山就从寝室敏捷地奔进来，站在爸爸面前。

“坐下，坐下咱们谈谈吧！”

早春的和风，带着夹竹桃的花香，从打开着的窗户吹来，清凉而温馨。宋师长开门见山地向儿子问道：“小山，关于你的工作，你想过没有？”

“是这样，爸爸！刚回到家，还，还没想哩！”小山说着，脸红了。

“应该想呀，孩子！这是个严肃的问题，不想可不对哟！”

“妈妈不是叫您到‘安办’去一下吗？是这样，反正服从组织分配就是了！”

“好哇，懂得服从组织分配，不简单哪！”宋师长笑道。停会，又循循善诱地说：“不过，这还不够。比如说，你头脑里有个‘安办’没有呢？你头脑里的那个‘安办’的意见，才最能检验你这个共青团员、‘猛虎连’的战士究竟怎么样。”

小山圆睁着一双疑惑的大眼，似乎在问：“这头脑里的‘安办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宋师长同儿子肩靠肩，挨得更紧了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头脑里，都应该有个‘安置办公室’，尤其是你们年轻人。有一些青年不是喜欢谈所谓个人的理想和前途吗？什么是个人的理想和前途？是追求个人的舒适安乐，还是无条件地把自己献给革命，以革命事业的需要为自己的理想，以革命的前途为自己的前途？过去战争年月，哪里在白刃格斗，哪里打得最激烈，我们就坚决请求党把自己分派到哪里去，而不是等待，更不能退缩。那么现在，我们应该把自己安置在什么地

方更合适呢？这个问题应该想，应该想呀！光靠主管这一工作的办事机构去想、去安排，很不够哇！”

这一番话，就象一块石子，投向平静的湖水，在小山心上，激起点点浪花。他想说什么，却没有说出来。

宋师长接着说了下去：“有这样的情况：有的人，组织上本来把他安置在某一工作岗位上，他却挑挑拣拣，总不满意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；而有的人呢，却自愿放弃所谓舒适的环境，坚决请求分配到最困难的地方去。所以，我觉得，这个头脑里的‘安办’更重要。小山，你已经是一个复员战士，是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了，在对待自己的工作分配问题上，千万不能离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，离开党的事业的需要哇！嗯，懂了吗？”

“懂了，爸爸！是这样，反正我已经复员回家了，听爸爸的！我要求把自己安置在最苦、最累的地方，决不含糊！”小山激动地一口气说完了。

“哈哈——”宋师长突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小山被笑得紧张起来，疑惑地望着他的爸爸。宋师长慢慢说道：“是这样，你回答得太原则，太笼统了。你说你反正已经复员回家了，那么，你的家究竟在哪里呢？嗯！”

“在这儿，在爸爸这儿，在妈妈这儿呀！”小山不假思索地答道，同时对爸爸为啥提出这个问题感到不解。

“这话很不全面哪！仅仅把父母身边当作家，这可是一种陈旧的观念，要破除哩！你已经成为战士了，不是吃奶的孩子了，应当四海为家嘛！你生在北方，长在南方，南方北方都是家！更重要的一点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在参军前一年，不是已经到农村安家落户了吗？”

听到这里，小山霍地站了起来：“爸爸，您是说，我应该以农村为家？”见宋师长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小山猛一拍大腿，坚定地说：“爸爸，没说的，我要求把自己复员回农村去！”

这时，宋师长觉得火候已经差不多了，便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，交给小山，说：“那么，再听听这个老贫农的意见吧！你三爷爷来信了！”

小山听说是三爷爷来的信，高兴得急忙接过来，捧在手上。三爷爷，他虽然至今还没见过面，但是他从爸爸那苦难的家史里，却十分熟悉这个可敬的老人。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爸爸七岁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就被狗地主钱癞疤逼死了，孤苦伶仃，全靠三爷爷处处照顾。有一年，爸爸刚刚十三岁，得了一场重病，几天不沾米水。钱癞疤还逼得爸爸去放牛，差一点在山坡上死去。是三爷爷把爸爸背回那破烂潮湿的长工屋，救活过来。以后，三爷爷把仅有的一件棉袄卖掉，给爸爸煎药、熬粥，经过半年调治，才慢慢好转。爸爸病好以后，钱癞疤却说爸爸没喂好他家的牛，把爸爸又痛打了一顿，踢出了门外。爸爸气愤不过，当晚操起一把锄头，冲进钱癞疤的房里，对准正在和小老婆饮酒作乐的钱癞疤，猛地砸了下去。但是，却没有砸准，只砸得满桌杯盘横飞，一把锄柄也断成了两截。当钱癞疤惊魂稍定，吆喝狗腿子前来抓人的时候，三爷爷不知从哪里走了出来，一声大喊：“跑了！跑了！”这一声大喊惊扰了地主和狗腿子们，却也是提醒了爸爸，爸爸提着半截锄柄飞快跑出了这座黑牢……。

当天深夜，在寒风萧瑟的白云山中，三爷爷含泪对爸爸说：“大山哪，这一下你也呆不住了，远走高飞吧。听说湘赣

边境有个队伍，是替穷人说话、办事的，你快找他们去！别忘了普天下穷苦农民的深仇大恨哪！”从此，爸爸找到了共产党，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那半截锄柄，爸爸一直留在身边。多少年来，它是部队每次诉苦运动和进行阶级教育的活教材，激励着爸爸，也激励过成千上万的战士向旧世界勇猛冲杀！全国解放后，爸爸工作忙，总也没工夫回老家去过；几次请三爷爷来部队看看，他老人家也总推说生产忙，顾不上。合作化那阵，三爷爷入了党，以后又是生产队的负责人，如今虽已是七十岁的人了，还是生产上的一员猛将。此刻，小山捧着老人的来信，急迫而兴奋地读了起来：

“大山：你说小山要复员了，复员到哪去呢？现在我们白云山区正热火朝天学大寨、赶昔阳哩！可钱癞疤那个阶级总是要捣点乱子，时刻都梦想把白云山区，不，梦想把我们整个天下夺回去。斗争可磨炼人哪，小山有文化，在部队上是猛虎，山区正需要这样的青年呵！……”

小山读着，读着，不觉热泪盈眶。半晌，他抹去眼泪，哽咽着说：“爸爸，几时走，您下命令吧！”

宋师长把一只粗大的手掌搭在小山的肩上，轻轻抚摩着，充满感情地说：“好！我支持你，孩子！”停了会，又说：“你还要争取你妈妈的支持呵。”

小山愣住了。想了一想，又会心地微笑了。

四

晚上，陈明下班回来，屋子里连个人影也不见。她想：莫

非父子俩都去“安办”了？为啥现在还没回来呢？

这时，警卫员跑了进来，手里拿着半截折断了的木制枪。陈明便问：“小鬼，拿的什么呀？”

“嗨，小山可真有两下子，不愧是兄弟部队出名的‘猛虎连’战士！下午他帮我们警卫排练刺杀，把枪都折断了。师长叫拿回来，说有用场哩！”

正说着，师长带着小山，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屋。陈明见他们额上挂着汗珠，忙去打水招呼他们洗脸。

陈明望着宋师长洗脸，急不可待地问道：“哎，你倒是去了‘安办’没有啊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大有希望！”宋师长回答说，“也可说是差不多安排妥当了，就只等你点个头。”

陈明高兴地说：“到底是你这老将出马，马到成功。那么，是什么单位啊？”

宋师长洗完了脸，坐下来，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可是个大单位哩，不信你问小山。”小山在一旁笑着直点头，陈明相信了，欣喜地说：“是呀，小山一直表现不错嘛。分到大单位工作，他也会干得很好的。”

宋师长微笑着说：“当妈妈的快去弄点好吃的，祝贺儿子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吧。”

望着陈明欢天喜地而去的背影，父子俩相互望着，会心地笑了起来。

吃过晚饭，已是夜阑人静了，半轮新月斜挂天边，那淡淡的清辉，一会儿被浓重的雾气遮住，一会儿被块块积云盖掩。渐渐地，月轮完全隐去，从天空淅淅沥沥地飘洒下一阵春雨

来。

宋师长靠窗坐下，慢慢抽着烟。陈明在厨房收拾完毕，进屋来，搬了把椅子，坐到他旁边，轻声地问道：“孩子究竟分在什么单位，作什么工作？”

宋师长望着她，笑了笑说：“据说叫做什么地球工厂，白云车间，是咱们国家的重点项目，基础工厂。”

陈明没有细想，便又急切地问：“具体工作是什么？”

“扛——锄——头！”宋师长不紧不慢地答道。

“到工厂扛锄头？这……”陈明还没明白这话的意思，惊讶地问。

“别急，听我慢慢说。”宋师长缓缓地说。“我的意见是让孩子仍旧回到农村去，到我的老家白云山区……”

这太出乎陈明的意外了！没等宋师长说完，她“唬”地一下站起身来，又气又急地嚷道：“你，你，你怎么这样搞！孩子复员回来了，为啥又要送他到农村去？偏要他远走高飞？这样重大的事，为啥连跟我商量一下都不？”

“这不是跟你商量么？冷静一下吧，咱们好好谈谈。”宋师长仍是缓缓地说，把她轻轻按在椅子上。

“有什么好谈的！”陈明背过身去，气冲冲地说：“按规定办事，孩子该留在家里，安排在城市工作。”

这时，小山从他屋里走过来说：“妈，是我愿意到农村去；建设大寨式的新农村，需要更多知识青年去呵。”

陈明不由得一怔，没想到儿子也同自己唱起反调来。旋即生气地向他吼道：“农村，农村！你不是去过一年多了？我们的家又不在农村。”

小山却咧开嘴笑起来，拍着手说：“妈，你在宣传‘下乡镀金’论啦！”

陈明被孩子笑得不好意思了，脸上火辣辣的。她感到自己刚才冲口而出的话，实在没有道理；也不明白自己怎么竟会说出这种话来。……

宋师长此时心里既是高兴，又是难过。高兴的是，他从儿子身上，看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，青年一代的崭新的精神面貌，但是却为陈明对待子女问题的陈旧观念而感到难过。

宋师长深深吸了几口烟，对陈明说：“小山愿意回到农村去继续锻炼，去建设新农村，我们应该感到高兴，应该支持。还应该想到，在仍然存在着城乡差别，工农差别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今天，在旧的观念和习惯势力还经常侵蚀着人们灵魂的今天，我们如果继续坚持送小山上山下乡，就能在这场移风易俗的革命运动中，起到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，尽到一个革命家长的职责啊！”

陈明默默听着，渐渐地，她把头埋在两只手掌里。

宋师长用十分诚恳和关切的声音继续说：“你仔细考虑一下，你想把孩子留在身边，留在城市，是不是头脑中残存的私有观念在作怪？我们自己都早已经把一生交给党了，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下一代当作私有财产？”

屋子里静极了，只有窗外的春雨，滴打在夹竹桃花丛上，发出细微的淅沥声。陈明的头埋得更低了，身子一动也不动。宋师长又说：“我们还应该想想，如果大家都想把孩子留在城市，留在身边，甚至不惜走后门，求人情，搞那些不正之风，

那么，农村谁去呢？城里人吃的一切东西，穿的衣服哪里来呢？三大差别怎能消灭呢？共产主义又怎能实现呢？”

宋师长这一番话，这一连串的问号，象铁锤一样重重地击在陈明的心上。她好象喘不过气来，一下站起身来，走到窗前，望着迷濛的夜空，陷入了深思。

窗外的春雨仍在不停地下着，料峭的寒风，一阵阵扑入窗内，陈明不禁打了个寒颤。小山拿了一件爸爸穿用的军大衣，轻轻走过去，披在妈妈的肩上，柔声地叫了一声：“妈妈！”陈明掉过身来，望着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，万感交集。他的这一声“妈妈”，可不是要求给他买一个漂亮的玩具，给他一袋美味的糖果，或者是受了什么委屈，要求妈妈给予同情。这一声“妈妈”，充满着多少对妈妈的关怀和期待呵！

陈明望着小山，忽然一把抓住儿子那粗大的手掌，紧紧地握着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了出来。

春雨仍在不断地纷纷下着，夜，已经很深很深了。

五

翌日清晨，雨停了。一缕晨曦从云隙里显露出来，清新的空气里还飘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。

陈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一看，大山早不在了。她连喊了几声隔壁房子的小山，也听不到回声。她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但是，脑袋昏沉沉的，还有点隐隐作痛，她不得不重又躺下。昨晚的激烈争论，使她一夜翻来复去没睡好觉。此刻，心情还是很乱，理不出个头绪来。看来，小山的回农村，势在必行了，

她没有理由说一个“不”字；可是，要叫她自己干脆脆而不是勉强强说一声：“小山，我支持你！”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。

不一会，陈明听见门外的脚步声，知道是父子俩出完早操回来了。不知怎的，她怕见到大山和小山，索性合上眼睛。然而此时她的神经却特别灵敏，不但听到父子俩在隔壁房间里盥洗发出的轻微声响，而且还听见了父子俩的低声谈话：

“爸爸，妈还没想通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我几时能走哇？真急人。”

“那你就别急嘛。你应该相信妈妈，她受过党多年的教育。这两年思想上沾染了点灰尘，这要怪我，互相帮助得不够。你要相信，她会认清自己的职责的。”

“我再去跟妈谈谈吧？”

“不，你妈昨晚没睡好，看样子还有点感冒哩。来，咱们动手给她做碗酸辣汤喝。”

接着，厨房里响起了叮噹的声音。

陈明忽然感到脸上凉冰冰的，用手一抹，原来是顺着眼角淌出的泪水。她抓过枕帕，把眼泪揩了，就一骨碌翻身下了床。……

早饭后，陈明感到好一些了，打算去上班，被宋师长笑着止住了：“身体不好，就别去了。我已经给你请过假了，休息一天，怎么样？”

陈明知道大山叫她休息一天的用意，但只好同意了。

宋师长慢慢吸着烟，思考着该怎样重开话头。他是很了解陈